



桑树坪纪事

朱晓平 著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桑槐坪纪事

李锐著 洪



國際(910)目錄查詢

桑樹坪紀事
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5.1
ISBN 7-80002-005-0

桑樹坪紀事

朱曉平 著

桑樹坪紀事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桑樹坪紀事
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5.1
ISBN 7-80002-005-0
定價：10.00元

http://www.nwp.com.cn
http://www.nwp.com.cn



ISBN 7-80002-005-0
定價：10.00元

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5.1
ISBN 7-80002-005-0

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5.1
ISBN 7-80002-005-0

RBF-72 / 1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桑树坪纪事/朱晓平著.

—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2.1

ISBN 7-80005-692-9

I. 桑… II. 朱…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93614 号

桑树坪纪事

作 者/朱晓平

责任编辑/邵 东 钟振奋

封面设计/谭振飞

出版发行/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百万庄路 24 号 邮政编码 100037

电 话/(010)68995924(总编室)

(010)68995967(发行部)

传 真/(010)68326679

网 址/<http://www.newworld-press.com> <http://www.nwp.com.cn>

电子邮件/public@nwp.com.cn nwpcn@public.bta.net.cn

印 刷/北京顺义振华印刷厂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32 850×1168 字 数/300 千字 印 张 14.375

版 次/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ISBN 7-80005-692-9/1·096

定 价/25.00 元

未经出版者许可,不得摘编、转载本书。

新世界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新世界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序言

情思缕缕

那天出差去四川，正赶上了铁路故障。六月里连接不断的几场大雨，泡软了宝成铁路上好几处路基和边坡，肆虐的洪水冲毁了数里长的一段路轨，隧道塌方，列车出轨……

铁路告急！上万旅客告急！正是那场大雨和洪水，把我阻留在宝鸡。入夜，我漫步在这秦西重镇的街头，看秦岭巍峨苍茫，听渭水哗哗东流，我的心头不由一热。

铁路故障却给了我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十余年后又把我推进了故乡温热的怀抱。十余年的梦都是这样作的，留在我脑中难以磨灭的那个插队的小山村，是寄予我缕缕情思的故乡。

十余年的揣摩，十余年的思索，十余年后我又离她近了。近了，听得见她的呼吸，看得见她的身影。那黄土坡梁黄土窑洞，塬上有飘香的金黄麦垆，沟里有

清清溪水和青翠的梢林，塬畔塬是成行挺拔的钻天杨，叶片儿总是沙啦啦唱个不停。还有……还有山坡上脆响的羊鞭和牧羊人悠扬的山歌：

羊儿嘛吃草往东坡去哩，
东坡嘛有妹子等着哥哩，
有心嘛就跟哥说句话哩，
哥把一颗心心掏给妹哩……

想起来该是多么好笑。如今我将她当做了生我育我又催我长大成熟的故乡。可我第一次听到“林游”这两个字的时候，只觉着好不陌生。绞尽脑汁，我也想不出她跟我所熟悉的哪些人哪些事有哪些关系，想像不出她是一副什么模样。

于是，我便为她勾画起来，她应该是这样或应该是那样
……

我就是带着这种种设想去了那里。

等我真正见了她，我的这些跟现实毫不着边际的设想，让我感到了吃惊和脸红。

我对我们这个国家的了解和认识，那会儿还幼稚肤浅得近似于荒唐可笑。

她应该就是她！

我本不应该感到吃惊和脸红。

她生就是那么普普通通，跟我们这个国家绝大多数地方一样，默默无闻地在版图上占据着一个小小的位置；默默无闻地做着她应该做的事；默默无闻地走过了无尽的岁月并将默默无闻地走下去。

这样一块偏僻幽静的土地，被人忘却是很自然的事。

这倒也好，省去了山里人的许许多多烦恼，她也无需去掩饰什么遮盖什么，她就是她！

山是赤裸裸的，水是浑浊浊的，地很贫人很穷，这地方好像生来就出“走甘州”的汉子和后生；就出叫花子女人……

那一年，有人又想起了天下还有穷林游这个小地方。

被人想起并非因为别的。那时节，整个国家都快无路可走了，于是，有成百上千的知识青年涌向这块默默无闻的土地，要在这里扎根落户锻炼成长，要来这里改天换地了。

我正是这千百之中的一个，带着一股子滚滚的热血，一腔的雄心壮志来了。

可不出一个月，我们都沉默了。

在这沉默无语的重重大山面前，不由你不沉默。

她太古老，太厚实，太稳重，千百声呼唤，也只听见自己那细弱的回声，嗡嗡地响一阵便沉寂在无言的深谷了。

可这细弱的回声，也让我从此了解了她，理解了她，了解了她的苍老和稳重，了解了她的坚韧和固执……

我学会了庄稼人爱唱的一支山歌：

阳婆嘛升哟月婆嘛落，
月儿嘛明明哟好唱歌，
梦里头寻下嘛好光景，
的儿哟……
就这么走哟就这么过。

这是一块贫瘠的土地。

六盘山余脉向这里悄然分出一支，成为陕甘两省一道天

然屏障。人们叫它大西岭；

陕北的黄土高原，也向这里伸出一角，化做一块平坦的塬，人们叫它桑塬。

半山半塬的地方，照理说得天独厚。

塬上土地可种五谷。山可取柴薪，果木，药材……

遗憾的是，这山是让主脉推出来的支支岔岔；这塬，又是让挤出来首当其冲任凭雨水河水冲刷剥割的边边角角，谁的光也沾不上。

岁月到了公元一千九百六十八年，在这里还能见到笨重简陋的木犁，吱吱呀呀的木轮牛车和嗡嗡响的青石大磨。人们对于“电”，竟然毫无概念。

这是一块古老的土地。

渭水流域，是中华民族的摇篮，是汉文化文明的发源地。

这一带方圆百里内，历史上称为“周原”，也就是周王朝兴盛之地。

方志上多有记载说，这里的百姓“好稼穡，务本业，有上古先民之遗风”。《诗经》上也说：“周原芄芃，芃茶如怡。”芃芃就是肥美之意，芃茶就是一种菜。

这样肥美富庶之地，连菜都跟蜜糖一样甜美。如今，也只是在庄稼人心里留下一段遥远得不能再遥远的古老话题。

岁月无情，给这块土地留下条条纹路，那粗的纹路是沟；那细的纹路，便叫壑；沟沟壑壑之间，便是梁便是峁……这沟沟壑壑梁梁峁峁便像一道道绳索，把这块土地捆绑得铁紧，外面的风一丝儿吹不进来，里面的气一缕儿透不出去。

就是这么一块贫瘠苍老的黄土地，却寄托我多少思念！

那时候的我，只有十六岁，却过早地离开父母和家庭，过早地负起生活重担。同庄稼人一道，为生计做过难；为天不下雨叹过气；也为收麦时天要落雨揪过心；为苦辛劳作一年只分得不足百斤口粮发过愁。

我也和庄稼人一道敲着大钹，强作出笑容，把不是余粮的余粮，把饿肚子挤出来的“公字粮”，“丰收粮”送进粮库里，我也为无尽无头的苦重活路累得淌过泪……

然而，这山山水水草草木木十余年来总缠绕在我心间，留在梦里，让我咀嚼着那苦涩的味道一天天长大成人。

而今，我离她近了，嗅得出诱人的麦香和汗气。

十余年并不是一场梦，我踩着那曲曲弯弯的小径去了。

忘得了吗？那村——袅袅炊烟中朦胧的小村。还有那人——质朴可亲的男男女女。

我们曾一道沿着这曲折的小径走，迎来一个十六岁的学生娃，送走的，却是一个成熟的大后生。

这小径上印下了多少足迹？

每一个足迹又藏着多少故事？

悲的喜的甜的苦的……

每个故事里，又都留下我那日夜思念的男男女女小村人艰难又坚韧的足迹。

我思念着他们——一个叫做桑树坪的小山村的男男女女。

目 录

1	序言 情思缕缕
1	纪事一 金斗这个人哟
29	纪事二 榆娃和彩芳
62	纪事三 李家老叔
82	纪事四 六婶子
100	纪事五 父与子
131	纪事六 青女和福林
200	纪事七 喂牲口的金明
236	纪事八 金明“屋里的”
253	纪事九 “过荒”的汉子
268	纪事十 闲粮
306	纪事十一 私刑
375	纪事十二 西府山中

纪事一

金斗这个人哟

你说怪不怪，一个人时刻牵动着你的情怀，搅动着你的心绪，却又让你说不清道不明。

这个李金斗，跟我打了两年交道，可叫我怎么说他才好呢？

一九六八年三月，我插队到了林游县。

那天，汽车把我们扔在山根下一所破破烂烂的中学操场，扭屁股就开走了。

司机们不愿意在这冷寂荒凉的地方过夜；而我们，从此要在这里安家落户。

山区的三月天气还凉，正午的日头也显得无精打采没有生气。我们不言不语地等着，抬头望去，林游小县城就在山上。

这一带没有很大的村落，多是八、九、十来户人家的小村，知青分得很散，一村至多两三个。

到下午三四点光景，各村派人来把分给他们的知青陆续接走了。天快落黑的时候，操场上只剩我孤零零一个人。

我要去的桑树坪不见有人来。

我只好给县安置办公室去电话。他们说，桑树坪离县城四十多里，怕是接到通知晚了，安排我去县革委会招待所住一夜。等明天再说。

躺在招待所潮湿的被窝里，又凉又臭，气味让人作呕。跟虱子跳蚤打了一夜交道。

我几乎整夜没合眼，又烦又躁。火气上来了，仗着当时年轻气盛胆子大，天刚透点亮我便起身，准备买六点半的长途汽车票，绕道宝鸡开小差回西安去。

我急冲冲拉开招待所的大门，一脚踩着个软绵绵的东西，差点把我绊到台阶下去。

那堆东西也发出“哎哟”一声惊叫。我吓了一跳，原来是个人。

只见他身边堆满着从街上拣来的大字报纸。看样子，这个人昨晚是在招待所的门洞里过的夜，用这堆废纸来挡御风寒的。

那人一骨碌爬起来。我们互相打量着。

这人有六十岁左右（后来我知道自己眼力太差，山里人面相显老，他当时不过四十六岁），干巴巴的枯黄脸，几根枯黄的胡须，两只小眼睛总是滴溜溜转个不停。

这人给我的第一感觉是：面不善！

再看他的那身打扮，浑身上下破破烂烂，数不清黑裤黑袄上有多少五颜六色的补丁。

我踩了人家，惊醒了人家的好觉，按说应该给人家陪个不是才对。可看看这人的模样儿，不过是个露宿街头的叫花子。我扭身就想走。

谁想那人打量这么一会儿，突然开口问：

“你是省里来的学生娃？”

“对！”

“可是去桑树坪？”

“对，咋样？”

“哎呀，我的婆，可寻着哩，叫我好找呀，我是来接你的！”他一声惊叫，上来紧紧握住我的手，我赶忙把手抽出来。

他的手简直是锉刀！

这个人就是李金斗。

桑树坪后半晌才接到公社转来的通知，金斗急忙往城里赶来接我，走到县城天已落黑。

金斗在街上转几圈，又到县革委会的房门问了一声，没人认识我，也没人愿意搭理这个“叫花子”，金斗只好在招待所门洞睡了一夜，想等天亮再说。

可以说，金斗是我所接触的第一个地道的农民。

可他怎么也和我印象中的农民对不上号。我印象中的那农民形象是从哪里来的？

“你咋不住招待所？”我问他，心想这么个破破烂烂的地方是人能住的？

“这哪是咱住的地方。”

“那你住旅馆嘛，街上多冷。”

金斗不言语，掏出烟袋点上，怕是觉着没必要回答我提出的这个问题，只说了一句：“城里的娃娃经见少，让我睡

在这搭门洞里算不错，没撵我走哩……”

说完再不吭气，只顾咂他的烟。

后来我到了桑树坪才知道，金斗拼命干三天活路，也挣不下在旅馆大通铺上睡一夜的钱。

金斗圪蹴在那里只管抽烟。从这一刻起，一种复杂难言的感觉就开始缠绕在我的心头。

我想到金斗为了接我，在寒冷的夜里露宿街头，我那股子无名火也消了。

“走，咱去吃点饭再上路，”我向金斗发出邀请，许是为了报答他为我吃的苦。

“罢咧罢咧，我带着馍哩。”

任我怎么叫，金斗就是不跟我去吃饭。我忽然明白过来，这庄稼人怕是没明白我的意思。于是我说：“我出钱请你客！”

这一句果然灵。金斗赶忙起身，嘴里说着：“娃娃家还客气啥哩。”一边先我之前往街上的饭馆走去。

走进街口一家开市早的小饭铺，我掏出钱和粮票刚要去开票，金斗上前一把握过去，说：“你寻个地方坐着，我去给咱开票。”

我便坐下来，脑子里又开始胡思乱想。

小饭铺只卖一种饭食，关中风味的“红肉煮馍”，五毛钱半斤粮票一份，连馍带汤一大海碗，上面有几块肥腻腻的红烧肉。

我无意朝煮馍的大锅那里溜了一眼，立刻就发现金斗在搞鬼。

他刚才没有买饭铺里的馍，只开了一份汤的票，他把自己带来的干粮分到两个碗里，再用一份汤煮成两份。

那么，省下的七毛钱和一斤粮票呢？金斗再没有对我提起，不用说是装进自己的腰包了。

初次见面，金斗就欺主要小心眼，我有点气。

可是从早上我认识他，心里就有一种难言的怪滋味，说不清是反感还是怜悯，火始终发不起。

这时我才想起来，我印象中的农民形象，是从电影里画报上和小说中得来的，金斗和这样的农民，其间没有等号，因为一个是艺术中的农民形象，一个是现实中的农民。

金斗只能算是我印象中属叫花子那一类人中间的一个。过去见了叫花子，我总会问大人：“他们为啥要饭吃呀？”

“这些人不好好劳动，出来不劳而获。好好参加生产的人，是不会出来要饭的……”

不管哪个大人，总是给我这样的回答。

我可怜叫花子，也反感他们向人们伸出污脏的手。那么对金斗呢？既然我印象中已经把他划到这一类人中间，眼前的事也只当没看见算了。

金斗端着两海碗煮馍过来，热气腾腾。

我闭着眼扒了几口，尽管汤又辣又香又浓，也掩不住金斗的干粮发出的一股霉馊的糠麸子的气味。

金斗吃得香极了，脸几乎是埋进碗里，不喘气把一海碗赶进肚子。吃完才抬头，见我放下筷子呆坐着。

“咋不吃，咱还有几十里路呢！”

“我不饿。”

“唉，城里人的嘴娇，这么好的红肉煮馍都吃不下咧！”

金斗一边发着感慨，一边不由分说把我剩下的大半碗三下五除二送进肚。

吃完饭，金斗抹嘴，咂烟，打饱嗝……显得舒服极了。

我去招待所取来行李，大小六七件，足有二百斤。

金斗惊呼：“我的婆！一个娃娃这么多东西，赶上我全家了。”

他用皮绳把两件必须用的大行李卷捆好背上，还有一口帆布箱子实在拿不了，金斗说：“你先找地方放下，过几天我叫人来取。”（过了几天，他派了一个叫王志科的人来，这个人的故事以后专章叙述。）我只提着两个装杂物的小网兜，踏上了去桑树坪的路。

二

林游山里的早春季节，岭上坡上，枝头树梢现出点点嫩绿，铺展开来，山与水全是一片赏心悦目的春意。

我心里那股不怎么舒服的感觉让这盎然春意冲淡了。

这地方真美。

百十斤重的东西压在金斗背上，如同背了一捆灯草，金斗的步子迈得又快又稳又轻松，我不由佩服起来。

不言不语行了几里路。赶路人最怕寂寞，金斗便开口跟我搭话。

“学生娃，吃饱饭没事到这搭穷沟沟来干啥？”

“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回答。

“对咧对咧！说的个好听，你当我们庄稼人都是傻子？我知道，你们这些娃娃成天在城里造反呀夺权呀！保不准把哪个脑系（当官的）得罪下了，明着不整治你们，罚到穷沟沟里来受屈。”

我不明白这李金斗是从哪个角度来理解上山下乡运动的。

不过我到林游刚一天，就能感觉到，人们都把我们这些插队知青看成是一只老虎，好像随时都会扑上去咬人一口。我们走到哪里，人们都是用七分怕三分闹不清的眼光看着我们。

这也难怪，庄稼人怕官，而我们这些知青，是把城里那些大大小小的“脑系”们打翻在地的人。

金斗接着又说：“你们胡折腾够了，脑系们惹不起又养不下你们，把你们弄到这搭，来夺我们庄稼人的衣食来咧。唉，说来说去，还是我庄稼人最可怜啊……”

金斗说完不言语了。原来，在他们心目中，上山下乡运动是夺庄稼人衣食的！

我们彼此还生分，说话不那么投机。而且，金斗看问题又跟我格格不入，我们不再说什么，闷头朝前赶路。

人走热了，等进了沟，清凉凉的山风贴着沟底扑面而来，舒服极了。金斗不甘寂寞，放开嗓子唱起“乱弹”（秦腔）：

山坡上草青青花香醉人，
惹得我小女子怀里藏春，
九曲桥走过来一俏书生，
赛宋玉比潘安不由心动……

金斗是沙哑的闷葫芦老腔子，唱的却是细绵绵的生生郎（小生）调。看他那一身叫花子打扮，再听他拿腔拿调打喉咙眼里憋出来的戏词，我不由笑了。

这个李金斗怪有意思，怕就是农村里那种闲汉二流子。

四十里山路不知不觉过去，翻过豆荚沟，我看到了小村